

首席酷警探
②

燕南飞 凡一 ◎著

Zhu Zong
Kai Tang Shou

追踪开膛手

是谁让警察成为待宰的羔羊

是谁让开膛手Jack再次拿起屠刀

FBI向全球推理高手求助破译谋杀案密码

当上帝揭开冷漠的面具，一切假设都将推翻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安徽教育出版社



Zhu Zong
Kai Tang Shou

追踪开膛手

燕南飞 凡一〇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追踪开膛手 / 燕南飞, 凡一著. — 合肥 : 安徽教育出版社, 2011.12

ISBN 978-7-5336-6409-1

I . ①追… II . ①燕… ②凡… III . ①侦探小说—中

国—当代 IV 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246698号

书 名: **追踪开膛手**

作者: 燕南飞 凡 一

出版人: 朱智润

策 划: 阿卡狄亚

策划编辑: 刘 华

责任编辑: 金 荟

装帧设计: 江山社稷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<http://www.press-mart.com>

安徽教育出版社 <http://www.ahep.com.cn>

(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398号, 邮编230601)

营销部电话: (0551) 3683010, 3683011, 3683015

印 刷: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 电话: (010) 63809606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)

开 本: 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: 18

字 数: 266千字

版 次: 2012年1月第1版

2012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36-6409-1

定 价: 29.00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

- 第1章 神秘失踪的新郎 · 001**
- 第2章 第二个谋杀动机 · 023**
- 第3章 破译FBI的密码 · 043**
- 第4章 重案队里的风声 · 067**
- 第5章 强暴我，强暴我 · 085**
- 第6章 一截丢失的手指 · 107**
- 第7章 门把上的玉观音 · 125**
- 第8章 围捕，插翅难飞 · 145**
- 第9章 第十号总统套房 · 161**

Zhu Zong
Kai Ting Shou

追踪开膛手

Contents

第10章 陌生女人的复仇 · 181

第11章 揭开数字的秘密 · 201

第12章 阴森骇人的真相 · 221

第13章 出奇招拯救人质 · 24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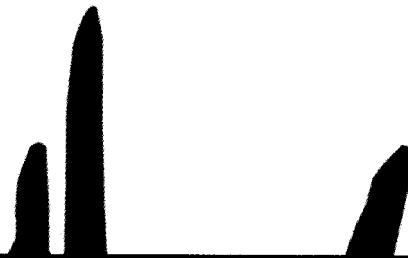
第14章 Jack到底是谁 · 261

后记 · 281

第1章

神秘失踪的新郎

没有什么比大婚之夜新郎被人残忍的谋杀更让人唏嘘不已了，更何况在重案队几十号人众目睽睽之下，凶手犯下这种血淋淋的案子，等于当众打了所有警员一记重重的耳光。





神秘失踪的新郎

屋外的风像受了伤似地咆哮着，天气预报刚刚说了，很快将有一场特大暴雨。

已近凌晨一点半，陆凡一毫无睡意，本来他想早点睡以逃避那些死亡的景象，但仍旧辗转难眠，每隔几分钟就得换个姿势或调整被子。他眼皮下不断浮现出许多影像：那些四肢残缺的尸体，有如成群的幽灵在他眼前急速晃动；一张染血的桌子上排列着被砍断的手掌和脚掌。一切犹如播放老电影那样，毫无章法可言。

他索性翻身下床，重新在书桌旁坐下来。

老旧的台灯散发出晕黄的光芒，他抽出压在文件下的一叠彩色打印照片，这是李宁一个小时前传真给他的一起谋杀案的资料。

作为昔日重案队的同事，李宁不止一次恳请他重返重案队。那个有着一头浓密黑发的英俊小伙子，刚刚在电话里还气呼呼地扔下一句：“看到兄弟有难居然见死不救，陆凡一，你小子真不讲义气。算了，这个案子老子自己破，你这位首席警探，就在家好好呆着吧！”

首席警探？呵，多么可笑的一个称呼。陆凡一靠在椅背上，仰头望着天

花板，自嘲地一笑，眼中慢慢浮起一层阴霾。

620连环分尸案告破至今已经半年了，那时候，他冒着生命危险抓到“夺面杀手”，其中的重重险阻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胆战心惊。可是，警队领导向外界公布的破案结果却让他大失所望，他这辈子从来没听说过这么荒谬的事。一气之下，他离开重案队回沈阳老家，一走就是半年。“首席警探”四个字，也慢慢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。刚刚李宁却又突然重提，在这个不设防的夜里，那些惊心动魄的破案经历，像一张发白的羊皮纸，一下子被狠狠地撕开了。

几阵骤风将老旧的窗框撞得砰砰作响，重新拉回了他的思绪。他皱了皱眉，将注意力落回手中的这叠照片上。

照片中的死者是个二十七八岁的女性，身材娇小，侧脸俯趴在被血浸透了的长毛地毯上，微张的眼皮下瞪着无神的死灰色的眼珠，整张脸已经被密集的刀伤毁了。喉咙被划开，那是很深的一刀，深得直接切断了脊椎，可见这一刀的力量有多大。死者身上共有一百二十八处深浅不一的刀伤，大部分位于手臂和背上，其中，有两刀在胸部，深可见骨，形成一个“X”的形状。她的颈动脉几乎全部被切断，肺动脉和心脏也有刺伤。

光是看到这些刀伤，他都能想象出整个施暴过程，这些伤，都是因为死者想抵挡一把来势汹汹的刀，那把刀既沉重又锋利，简直能劈开一头生猪。

地板上拖着长长的血迹和手印，从客厅一直延续到卧室。凶手追她纯粹是为了取乐，他明明可以在客厅里杀了她，但是那样就太枯燥了。

不需要任何提醒，只要闭上眼睛，陆凡一就能看到凶手至始至终挂在脸上的微笑，甚至能听到受害者的尖叫和乞求。那个可怜的女人爬到卧室的时候，因为失血过多而奄奄一息。李宁介绍案情的时候说过，受害者的房子有五重防盗设备，但是房间并没有破门而入的痕迹。也就是说，一定是受害者主动开门让凶手进来的。看来，这位可怜的女人对凶手没有戒心，很有可能凶手是她认识的人。

就在他陷入沉思时，手机突然响了，看着陌生的来电，他迟疑了一下，接通后，一个女人的声音清清楚楚地传来：“陆凡一，我是欧阳嘉。”

欧阳嘉？陆凡一猛地一怔，一张冷艳的脸庞顷刻间浮现在脑海里。印象

中，那双美丽而专注的大眼睛，总是透出清冷的光，像箭一样射进人的心里，仿佛能看透人的灵魂一般。

推理620连环分尸案时，他和这位美女福尔摩斯针锋相对、你来我往，那情形，简直像要把对方置之死地。这个女人凌厉的办案风格，绝不枉费她重案队美女福尔摩斯的头衔。

就在他惊愕的一瞬，电话里又传来欧阳嘉轻轻的声音：“好久不见，你最近怎么样？”

“还好，两个月前做了脑瘤切除手术，现在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，你怎么样？”陆凡一不知道这位美女警探为什么要在深更半夜突然给自己打电话，昔日两人之间由针锋相对到惺惺相惜的情景悉数浮上心头，一时间思绪万千。

“我准备结婚了。”欧阳嘉一如既往的淡淡的语调。

“呃？”陆凡一浑身一僵，良久，低声说，“恭喜啊！”

对于她，他以为，自己心里那种浑不可解的情绪，会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慢慢沉淀下来。然而，现在听到她要结婚的消息，他的心，还是隐隐抽痛了一下。

“婚礼预定在10月1日，我想……”欧阳嘉声音很轻，“邀请你回来参加。”

陆凡一沉默，久久开口：“好，如果我有空，一定参加。”

“半年前，你不辞而别，手机也打不通。我也是下午的时候无意中听到李宁给你打电话，这才要到你的新号码。”欧阳嘉苦笑，“怎么？换了号码连我也不告诉一声？”

他可以告诉她吗？陆凡一无言以对，停顿了五秒钟，岔开话题问：“新郎是……？”

“许建东！”她低声说。

“哦！”他淡淡地应了一声，笑了笑，“恭喜你们有情人终成眷属！”其实，就算欧阳嘉不说，他也知道新郎一定是重案队的中队长许建东。

“谢谢！希望能在婚礼上见到你。”欧阳嘉小提琴一样干净清脆的声音中似乎有一丝淡淡的惆怅。

挂断电话后，陆凡一陷入了长久的沉默。

从欧阳嘉的话中听得出来，她曾经打过电话找过他，只是那时候他已经换了号码。

后悔了吗？

当初的不告而别。

其实，欧阳嘉会嫁给许建东，他一点都不觉得奇怪，许建东是重案队的中队长，人也实在，破案更是一把好手，她有什么理由不嫁给他呢？

不是不心痛，只是，心痛又能如何？他和欧阳嘉之间，明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。

许建东和欧阳嘉的婚礼选在当地一家五星级大酒店举行，10月1日当晚，陆凡一下了飞机就打车直接赶到了酒店。

婚礼盛大而隆重，到场祝贺的人络绎不绝，都是公安局各部门的主要领导，许建东忙得脚不沾地，唯恐招待不周。

欧阳嘉穿着一身典雅的旗袍，乌黑的长发盘成一个美丽的发髻，端庄大方地站在大堂门口迎接宾客。然后，她看到了远处站在马路对面的陆凡一。

陆凡一也看到了她。

四目交接，这位美丽的新娘怔了一下，那双饱含了太多情绪的眼睛紧盯着一步一步朝自己走来的陆凡一。他没有怎么变，简简单单的衬衣和西裤包裹着英挺修长的身躯，依然英俊潇洒、沉着自信，只是身上多了一股凌厉的气势。

陆凡一的出现如同一颗耀眼的钻石，立刻吸引了众多宾客的目光，一位刑警队的小伙子脱口叫起来：“那不是首席警探陆凡一吗？他也来了！”

“首席警探？真的假的啊？”一位刚来警局不到半年的民警好奇地打量着陆凡一，“我怎么没在警局见过他？他很了不起吗？”

“你知不知道去年的620连环分尸案谁破的？就是他啊！你说他是不是很了不起？”

“啊？那个案子是他破的啊！”新来的民警顿时瞠目结舌，对于去年的

那桩连环分尸案，他也略有耳闻，只是警局里似乎对那桩案子讳莫如深，不准任何人再提。

已经有女民警眼冒金星了，“哇，好英俊、好冷漠、好有味道的男人哦，而且一看就是那种事业有成的警队精英哎！不知道他有没有女朋友！”

陆凡一目不斜视地经过宾客身边，毫不理会那些崇敬的、赞美的、好奇的目光，他的眼中只有大堂门口那位光彩照人的新娘。半年不见，她也没怎么变，平滑的肌肤和鲜明的轮廓使她的脸庞看上去有一种高贵的美感，既优雅又独特。就算是结婚这样的大喜日子，她嘴角噙着笑，也还是淡淡的，仿佛天边的流云，带着一种让人捉摸不透的疏离。

许建东一下子就看到了陆凡一，飞快地跑过来，脸上虽然笑着，眼睛却警觉地盯着他：“小陆，你怎么来了？”

没等陆凡一回答，欧阳嘉走上前，挡在两人中间，非常平静地说：“是我邀请他来的，人多热闹嘛。”

“哦！”望着妻子那双清澈的眼睛，许建东点了点头，不再说什么。

“靳局长在里面找座位呢，你快去招呼一下。”欧阳嘉用目光示意。

靳局长是刚提拔的市公安局局长，人称“铁娘子”，以前一直在刑警战线工作，做事雷厉风行，要求严格，一般人可请不动她。一听到“靳局长”三个字，许建东就像听到发令枪声的百米运动员，一个箭步冲进了宴会大厅，远远就笑着招呼：“靳局长，您来了！您的座位在最前面，早就安排好了！”

陆凡一看着欧阳嘉，欧阳嘉也看着他，两人之间出现一段意味深长的沉默。

良久，陆凡一有些尴尬地笑了笑：“李宁说我不讲义气，这么严重的罪名我可担不起，所以就回来了。顺便过来讨杯喜酒喝！恭喜啊！”他礼貌地伸出手。

欧阳嘉愣了一下，一丝喜悦蒙上她美丽的大眼睛，她也礼节性地伸出手。两人的手相握。

他握手相当有力，却没有炫耀男性力量的味道，不像其他的一些警察，握起手来几乎能捏碎她的手指。欧阳嘉清了清喉咙：“欢迎归队！重案队有你

这位首席警探的重新加入，一定如虎添翼。”

陆凡一静静地看着她，她眼中的喜悦是一闪而过的，快得像一道抓不住的流光。他不确定，她是否真的为他的回归而感到高兴。穿上警服的欧阳嘉看起来一派咄咄逼人的模样，如今眼前的她，却多了几分女性的柔婉，十分迷人，灯光把她红色的礼服映照得鲜明亮丽，一刹那，陆凡一看得有点痴了，但他很快收拾好情绪，笑着说：“你和许建东这么快结婚，真让人始料未及。”

“谁知道呢，没准是我年纪大了，急着嫁出去吧。”欧阳嘉笑了笑。

“这么急，该不会是生米煮成熟饭了吧？”话一出口，连陆凡一自己都觉得惊讶，笑容僵在脸上。该死的，他怎么能在人家结婚的大喜日子开这种不人流的玩笑？

欧阳嘉愣了一下，笑得倒是从容：“哪有什么生米？不是早就成熟饭了吗？”

“没有人管，那不烧糊了吗？”

“什么啊？能吃啊！没糊啊？”

“呵，瞧我们两个在说什么啊！”陆凡一干笑了两声，觉得自己傻得像一头蠢驴。

“好小子，你可来啦！看来我的激将法很有效果！”远远传来一个欣喜的声音，不一会儿，一个帅气的小伙子跑上来，重重拍着陆凡一的肩膀，几乎要将这位高大英俊的陆警探拍得轰然倒塌。

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重案队民警李宁，他连连大笑着说：“太好了，有你陆神探出马，那桩谋杀案和那个惨死的女人……”

“李宁！”陆凡一阻止他继续往下说，“谋杀案的事，回去再说。”这可是欧阳嘉和许建东喜庆的大婚之日，这傻小子怎么就没点眼力劲儿。

“呃！”李宁不好意思地搔搔头皮，拉起陆凡一，“走，我们先找地方坐下，一会儿我给你介绍几个重案队的新同事。”

陆凡一被李宁拉着往宴会厅走，默不作声地和欧阳嘉擦肩而过。

两人在宴会大厅左侧的一张宴会桌边坐下，离结婚庆典正式开始还有不

到十分钟的时间，可是除了他俩，重案队的其他人却迟迟未到。

“都几点了！”看着身边空空的座位，陆凡一不悦地皱眉，“这可不像重案队的作风。”

李宁叹了口气：“你不知道，自从620连环谋杀案以后，整个重案队完全变了，现在的重案队，你认识的人，就只有我、许建东和欧阳嘉，而且我们也不叫重案队了。”

“那叫什么？”

“重案二队。”李宁无奈地说，“还有一个名字叫养老院。现在的重案二队，除了我们三个原来重案队的人，剩下的全是即将退休或者从领导岗位上退居二线的老民警，所以大家都戏称我们重案二队是养老院。”

“怎么会这样？”陆凡一简直不敢相信。

“没办法，620案件让重案队元气大伤，所以上面又组建了一个重案一队，把我们变成了二队。现在，基本上所有的大案要案都是一队在搞。很多退二线的老民警见我们二队没什么案件很清闲，就纷纷找关系要求调进来，慢慢地就形成了现在这种养老院的局面。”

“那你让我帮忙破的那个谋杀案……”

“其实那是重案一队负责的案子，我就是想让你回来，所以从一队那里搞来谋杀案的资料和照片传真给你，你小子还真回来了。”李宁拍了拍陆凡一的肩膀，“好哥们，讲义气，一会儿我一定得敬你三杯！”

陆凡一沉默，久久开口：“这么被动的局面，许建东和欧阳嘉难道坐视不管吗？”

“他们俩当然心里不平衡，一直在憋着劲想破几个漂亮的案子鼓舞士气，最主要的是要比过一队。现在，我们和一队可以说是水火不容。无奈一队那个中队长谢刚太强了，思维敏捷，干活玩命，几乎是许建东和欧阳嘉的集合体。重案一队在他的带领下，所向披靡，战无不胜。虽然我们也破了几个小案件，可跟一队的战果比起来，简直……”李宁伸出一个小指头，摇摇头，“哎，不值得一提。”

“哦！”陆凡一心里忽然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凉。

昔日一起出生入死的重案队的同事，因为那场惊心动魄的620连环谋杀案，走的走，调的调，有些甚至被开除。而那些只会动动嘴皮子的官员，除了被连环杀手吓破胆之外，就只会对外公布一个荒谬的破案结果。想到此，一股莫名的怨恨慢慢从心底爬上来，他下意识地喃喃自语：“好极了！真是好极了！好得简直像一场噩梦！”

就在司仪上台宣布婚礼庆典开始的时候，重案二队这张桌子陆陆续续坐满了人。陆凡一对于这些人的姗姗来迟心中有些不悦，一声不吭地坐在那里，直到李宁介绍他时，他才象征性地点了点头，算是打过招呼。

李宁又介绍对面三个五十出头的中年男人，老樊、老吕和老李，这三人周身每一个角落都散发着一种“领导”的气势。三人看了陆凡一眼，没说什么，只是微微点头。

“这位是老贾！”李宁介绍了其他几个年轻的新同事后，最后介绍坐在他对面的一个冷黄脸的老男人。

老贾从落座到现在，至始至终都板着脸，也不点头示意，也不说话，冷得能把周围的空气冻结成冰，陆凡一不由多看了他几眼，低声问李宁：“他什么来头？”

“人家老贾以前是刑警支队的副支队长，现在可是调研员。”李宁压低声音说。

“哦！原来如此！”陆凡一讥诮地勾了勾嘴角，调研员是正处级，虽然没有实际的领导职务，却是一个光拿钱不干活的肥差。

“贾兰怎么没来？”李宁一边给老贾倒茶，一边没话找话地笑着问，端着一副很熟络的语气。

“她说同学过生日请客吃饭，出去玩了。”老贾依然是冷冰冰的表情，“怎么？你找她有事？”

“没，没事！”李宁自讨没趣，悻悻地低下头。

“贾兰是谁呀？”陆凡一小声问。

“老贾的女儿，在读警校，大四了。老贾通过关系把她安排在我们队里

实习。他这么做也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早点对警察这个职业有个认识，毕竟她将来是要做警察的。”

“呵，又是靠关系！”陆凡一心中鄙夷，冷眼看着对面的老樊、老李、老吕三人，撇了撇嘴问道，“那他们几个呢？又是什么了不起的背景？”

“呵，他们的来头可不小啊！”李宁低声说，“老樊和老李以前都是刑警大队长，老吕以前是下面分局的副局长，他们都是到年龄退二线的，平时在队里就是喝喝茶看看报纸什么的。”

“原来如此，我说怎么看他们这么眼熟，估计我当警察那会儿都见过。”

“肯定见过，他们当年都是领导。现在虽然没有了当年的威风，可是资历还在，谁敢惹他们啊！”李宁轻轻地哼了一声，显然心中憋着一股气。

这时，司仪美好的致辞结束，许建东和欧阳嘉举起香槟美酒，一起倒满香槟酒塔，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。

整个婚礼过程既庄重又浪漫，看来许建东确实花了不少心思。

瞧这如此，陆凡一心中涌起一股淡淡的苦涩。

对他而言，欧阳嘉的出现如同一道阳光，穿透重重阴霾，一路照进他的心底。只是，这道阳光照耀的却不止他一个人。

婚礼庆典结束，酒足饭饱的宾客们陆续离开，不消片刻，整个宴会大厅只剩下重案一队和二队两桌人。按照婚宴的惯例，接下来就是拼酒环节了。

瞧着人高马大的重案一队，还没开始拼酒，李宁已经开始有点打晃，暗暗扯了扯陆凡一的衣袖，小声说：“凡一，你刚做完手术，一会儿，你就别喝了！瞧这架势，会出人命的！”

不一会儿，许建东和欧阳嘉送完宾客回来。

许建东满面红光，笑着说：“谢队长真给面子，把全部人马都留下来啦？”

“留下了，都在这儿呢！”一个四十出头、高大挺拔的男子朗声笑道，“借这个美好的日子，我提议，我们重案一队和二队共同举杯敬两位新人。”

他是个英挺的汉子，然而过早变白的头发却让人惊讶。

“好！”重案一队几乎异口同声。而二队像打了霜的茄子，一个个都蔫了。

“他就是重案一队的队长谢刚？”陆凡一问。

“整个重案队，除了谢刚，谁还能有这气魄？”李宁直愣愣地看着谢刚一手拎着一瓶洋河蓝色经典，一手把一只足放得进一只整鸡的大玻璃杯“砰”一声砸在桌子上。然后，他“咕咚咕咚”地往大杯里倒酒，这一瓶下去，少说也有一斤。

“这样吧，为了表示我们的衷心祝福，我们一队用大杯。”谢刚低沉浑厚的声音像打雷，能把天花板震塌的。他手下的民警二话不说，纷纷效仿，很快重案一队每个人手中都有一大杯清冽的白酒。

“至于二队怎么喝，喝什么，谁来喝，许队，你定！请了！”谢刚做了一个请的手势。

许建东看着老李、老樊、老贾、老吕之流，有点傻眼，试探地问身旁的陆凡一：“小陆，你酒量怎么样啊？”

“许队，你知道的，我早就戒酒了。”陆凡一面露难色，顿了顿又说，“不过，今晚是你和欧阳队长的大喜之日，我……”

“那就是成了！”许建东打断他的话，豪气云天地说，“好，我们这边年轻人都参照一队的做法，用大杯。欧阳和老领导们用小杯。谢队不会挑理吧？”

“我只负责监督许队你喝多少，至于别人怎么喝，随意。”谢刚大笑着拍了拍许建东的肩膀。

“我看这俩人挺和睦的呀！”陆凡一低声说。

“和睦个屁，那是因为人家谢队根本没把这场较量当回事。”李宁小声说，“只是许队憋着一股劲，不肯认输罢了。每次喝到最后都是许队和谢刚的单独较量，在喝酒方面，他俩不分上下。”

几大杯酒落肚，很多人都扛不住了。

“不行了不行了，我得去洗手间吐一下。”李宁的脸都快憋红了。